

I am Shunza's Mom

Eileen from Beijing to Positano

Sono la mamma di Shunza

Eileen da Pechino a Positano

我是“顺妈”

黄爱莲：从北京到波色太浓

黄爱莲 / Eileen Huang 著



她是致力于将中国乐曲传向世界的钢琴家，
中国的“女黄河”
她的家族身世与这些人紧紧相连：
冀朝鼎、冀朝铸、熊式一、许渊冲、黄育贤……

她用她的奋斗精神影响培养了两个精英女儿：
流行歌手顺子、高级记者青青
她曲折非凡的传奇经历和光芒四射的生命活力
成为最具励志精神的时代范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am Shunza's Mom
leen from Beijing to Positano
ono la mamma di Shunza
leen da Pechino a Positano



我是“顺妈”

黄爱莲：从北京到波色太浓

黄爱莲/Eileen Huang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顺妈”：黄爱莲：从北京到波色太浓/黄爱莲(Eileen Huang)
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8
ISBN 978 - 7 - 5326 - 3600 - 6

I. ①我… II. ①黄…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0792 号

责任编辑 朱志凌
特约编审 秦振庭
装帧设计 陆素义

本书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使用。

我是“顺妈”

黄爱莲：从北京到波色太浓

黄爱莲/Eileen Huang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 15.25 插页 3 字数 341 6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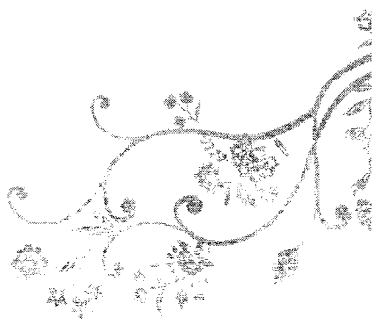
ISBN 978 - 7 - 5326 - 3600 - 6/K · 853

定价：43.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 - 36162648

序 一

我是 Eileen 的宝贝女儿



作为黄爱莲（Eileen）的女儿，我有好多特别的事情可以讲！从哪里说起呢？

是关于她足迹遍布三大洲，丰富多彩的生活吗？是她独特传奇的家庭背景吗？是她在钢琴上的才华和追求吗？还是从她由于“文革”而中断了钢琴生涯七年后，又勇敢地走上舞台说起呢？因为，钢琴就是她的所有……

从她 20 世纪 30 年代在纽约结婚的父母开始说吗？还是她的女儿，我——顺子，是中国很多人知道的流行乐歌手？或许从她生活中的爱情故事开始也不错，比如她一次又一次的热恋或失恋，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快乐的单身女人……

对了，还有她那么强烈地忠于她的终身信仰：自由！有太多的事了，这就是她的生活。

我的姐姐小青不止一次告诉我，之所以妈妈在生活中能够办成所有她想要做的事情，是因为她有“比城墙还厚的皮肤”，在中文里，那叫“厚脸皮”。

我却总是在对自己的不满意中成长，常忧虑别人会怎样看我。但我妈妈就从不顾忌这些，她会付诸行动，实现愿望！

好样的，妈妈！

我很骄傲自己是“爱莲的女儿”！每次看到妈妈穿着美丽多姿的旗袍站在舞台上，我心里都充满喜悦。她说她会很多事，唯独不会唱歌，我承认我也羡慕她高超的琴技，所以，我们常互相鼓励。在她的独奏音乐会，她总让我坐在音乐厅的后排。因为我太了解她的演奏，那会让她很紧张，所以我从不坐得太近！在我的流行音乐会上，你猜怎么着，妈妈会坐在第一排的中间！

这是妈妈的第六本新书，包含了她几乎整个生命的故事，用她自己独特的风格来讲述。它是真诚的、有趣的、传奇的，又有娱乐性的，而且很丰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放下它直到最后一页，并期待一个续集！

请欣赏这本书吧，就像我享受与这位非常特别的女士——我的妈妈，在一起的许多时光！

顺子 北京

2010年10月27日



i am eileen's girl!



There are so many special things to say about being the daughter of Eileen Huang! Where to begin?

Is it her colorful & unique background, living in 3 continents? Is it her talent & calling for the piano? Is it that she had to bravely go back to the piano after 7+ years of absence du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use piano was all she knew...

Is it her parents who used in New York City in the 30's? Or is it that she has a daughter who is a famous Chinese Pop singer? Maybe it's her love of life? And her falling in & out of love? Is it that she is single & still gorgeous to this day?

Is it that she is so intensely devoted to her life-long religion: FREEDOM! It's so many things. It's her life.

My big sister Ching explained to me several times that Mom gets everything she wants in life 'cause she's got thick skin. In Chinese, that's "hou tan pi!"

I grew up with complexes about this & that, always worried what people might think. Mom does not worry. She is all action. She has always made it happen!

Bravo, Mama!

I am proud to be 黃蕙蘭的女兒! I am in awe of her each time she takes to the stage in one of her many QIPAO dresses. She says she can't sing. I admit my piano playing needs improvement. So we compliment each other! During her recitals, she makes me sit in the back of each concert hall. She says in case she misses a note, I always twitch & that makes her nervous. So I never sit too close! At my Rock concerts? Well, you guessed it, Mom's front-center! This new book contains her stories told in her own unique style. It is sincere, funny, historical, entertaining, and rich. I know you will not put it down until the last page, wishing for a sequel!

Enjoy this book as I have enjoyed many moments with this very special lady I call "Mom"! 10/23/2000

序 二

写给妈妈的序



什么样的妈妈是最好的妈妈？现在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虎妈”现象也使很多美国人开始关心什么样的妈妈才是个中国妈妈，我的妈妈绝对不是个普通的妈妈，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记得我 16 岁那年，妈妈第一次带我去欧洲旅行。坐在巴黎一个咖啡馆时，她说我应该学会多交些朋友，而且是男朋友。我当时很害羞。

妈妈就当场拉住正在我们旁边喝咖啡的法国年轻人问他：“你想不想和我的女儿约会？”

在我被吓得还没缓过劲儿来的时候，妈妈就让这个陌生人陪我逛街去了。

我妈最爱看歌剧，但她却买不起最好位置的票。当我们到了著名的维也纳大歌剧院时，她就拉我跟她一起到前排去碰运气，我不敢，只好一个人买了最便宜的站票，爬到剧院

的最顶层。在那里我只能看到演员的头顶却根本看不到脸。而我妈却大摇大摆地穿着她那妖艳的红裙子，露着她那又黑又粗的胳膊坐到了一楼的正当中。

这就是我妈。她永远活在生活的第一排，不甘心命运的安排，坚持做自己的选择。敢于给自己调整位置，为了活得更好、更精彩。

我佩服我妈的勇气，更理解她的无奈。也许我的妈妈是个不会当妈妈的妈妈。但命运把她推上这个舞台。她不甘心只做个妈妈，因为她失去了太多。她需要找回自己。有了她自己才能有我们。

我用了很多年才悟出这个道理。因为现在我也是两个女儿的妈妈。我知道当个好妈妈有多难，不管你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很多年没有机会与妈妈一起旅行了。我们全家分散住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见面不容易，写书更不容易。我在美国做了16年职业记者，直到现在我才鼓起勇气准备写我的第一本书，而我的妈妈已经出第六本了！

小的时候妈妈太忙没有时间给我们讲故事。后来我们长大了又没有心思读她写的书。幸亏妈妈心宽不放弃，作品不断，现在翻开她的书就如同又跟她一起上路旅行了，又有机会发现新的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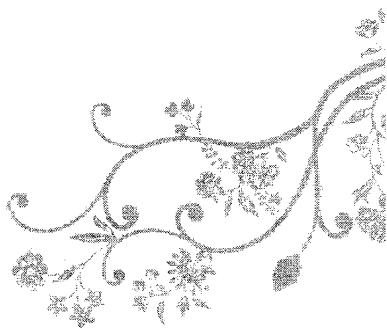
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的我曾对我妈有过说不完的不满，现在我知道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妈妈，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妈妈最好。越不完美的妈妈越有一肚子的好故事能打动我们，帮助我们换个角度去理解人生和为人父母的意义。

大女儿青青

2011年11月17日于美国洛杉矶

序 三

一个非凡女人的人生缩影



曾经整整有九年时间，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专心于采访各种“成功”女性。感谢这些受访者，向我敞开心扉，让我得以感悟她们各自的传奇人生，以及风光背后的苍凉。那些年，我一直以自己的标准去选择采访对象，所谓的“成功”在这里仅是一个标签而已。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含义宽泛的词——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年代，人们对名利的追逐给“成功”套上了迷幻的光环。但我相信，“成功”绝对不是和金钱或者名声画等号的，在某种意义上，“成功”意味着一种超越、一种崛起、一种坚忍、一种完满、一种实现、一种放弃。

在所有各具风采的女性里头，钢琴家黄爱莲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她的独特不是因为她富有抑或张扬，我们面对面的相处只有短短一个下午，即便十年未见，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坐在对面的她——健康的小麦色肌肤、光芒闪

烁的眼睛、桀骜不驯的披肩发、胸前和手指上的粗犷首饰——她不漂亮但很美丽，她不年轻却很朝气，她不富有却很高贵。让她显得不平凡的，是周身上下散发着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活力并没有随岁月一同流逝，即便到了人生的秋天，也依然闪耀着春天播种时的热情与张力。

黄爱莲告诉我，她始终不是富翁，但她始终是艺术家。在艰难谋生的时候，她从未停止过追求理想和爱情。从“文革”岁月的农场到艺术盛行的欧洲，她都坚持弹着沾有家乡泥土味的钢琴曲，她对自己说：我要在钢琴的舞台上像一个勇士一样战斗下去，直到呼吸停止。而她的爱情经历在中国同龄妇女看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我却强烈感受到一个女人对自己生命的珍惜，那是对人性最大的尊重，这种尊重让人由衷地赞赏和感动。女人本来就是造物主的杰作，只有当你觉得自己老了的时候，才会真正地衰老。

黄爱莲说过一段话，我一直不曾忘。她说：“我是个浪迹天涯的人，我的家究竟在哪里？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有了伴侣的爱情家园固然圆满，但最终还是得在心里筑起坚定的信念和情爱，那才是一种超脱的永恒的不会欺骗的爱。家其实就建在自己心里，我永远可以携着我的家走遍世界。”她最愉快的就是在某个小城的音乐会上，她弹奏的中国曲子震惊四座，有人上来亲吻她的手，轻呼“LONG LIVE CHINA（中国万岁）”；甚至有人要将女儿交给她，让她带着周游世界。

想象一下那样的生活吧，当第一缕阳光洒进阳台的时候，面对着大海打太极拳；夜寂的时候，在海涛的呢喃声中伏案写作。黄爱莲说：“希望在我80岁时，还会有人陪伴我在海滩散步。”她希望自己一直能笑下去，直到生命的终止。

她的故事不具有普遍性，但绝对具有启发性。一个人，

很难把漫长而短暂的人生活出多样颜色，而那些拥有多彩人生的人，一定有旁人无法知晓的隐痛与放弃。黄爱莲的人生可谓多姿多彩，一半是命运使然，一半是她自己刻意为之。

十多年前那一天，我是在北京前门饭店的咖啡座里倾听黄爱莲讲述她的故事的，她叙述得有些破碎，甚至是轻描淡写。她风尘仆仆地来，又风尘仆仆地走。颇具戏剧性的是，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个清秀的五十开外的女人走过来，一眼就认出了阔别 20 年的黄爱莲，她们曾是在中央芭蕾舞剧院的同事，世事沧桑，再见面的时候，竟不知从何谈起了。那天，黄爱莲告诉我，小女儿顺子获得了台湾第十届金曲奖的流行音乐最佳女歌手奖和最佳作曲人奖。在庆功宴上，记者采访黄爱莲，她只说了句“这一路走得好长……”便哽咽不止。随后，我就做了那篇《黄爱莲：中国吉普赛女人》的报道，但这短短的文字又岂能尽数黄爱莲这么多年漂泊生涯呢？

十年过后，她推出了第六本书《我是“顺妈”——黄爱莲：从北京到波色太浓》。这些铅字里蕴藏着多少坎坷无奈，又饱含着多少的深情感慨，这些我是了解的，而读者们是幸运的，只一本书就能饱览世界风光和这样一个非凡女人的人生缩影，就能感知到流淌于她血液里的一脉相承的“流浪欲望”，它源于遗传，也源于黄爱莲生命的底色。如果你想探究她何以拥有于荆棘乱丛中坚定前行的勇气，或许会在这本新书里寻到答案，抑或许能从她的经历中捡拾到令你心动的浮光片羽。倘若她再来北京我们有缘相见的话，我一定会跟她说：我能有幸再为您做个专访么。

殷健灵

2009 年 8 月 24 日于上海

自序

梦想家的乐园



2008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我在女儿顺子的个人演唱会上担任嘉宾，钢琴独奏李斯特的《塔兰泰拉舞曲》，并为顺子伴奏《小丑的哭》。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一生有过太多的梦，最重要的梦之一就是和我挚爱的女儿小顺子同台高歌奏乐，终于，这一天真的来到了！2008年12月6日，我和小顺子第一次同时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我们的歌迷、乐迷同乐。

在台上，我俩的面颊都湿润了，更多的流不完的泪水涌进了心灵的深处，因为这条路真是太长了，走过来好难好险，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执著顽固，对自己选择的音乐事业都抱着不退的火热情感，于是我们走的长路分分合合、悲喜交加，尽管崎岖，我们还是一直走了下来。

很长时间以来，我感觉光是演奏钢琴还不足以说清很多很多我想讲的梦想和故事，从我多元的文化背景，我杰出的父亲母亲，我在新中国红旗下接受的有限的古典音乐教育，我在“文革”中经历的磨砺，到如今走向世界、立足美欧，我的两个优秀的女儿成长、成功，还有我们或美好或欠缺的爱情生活。真是太多的故事埋在心里、长在肚里，不能不讲出来，以使自己得以释放。

我欣喜能和更多读者分享这些故事，于是我一拿起笔，就放不下了。从1995年开始，我在不同的国家写了一年又一年。

有时，笔迹尚未凝干，那缕缕幽思又渗进我指尖流淌的音乐；又有一些时候，我心中奔腾的音乐激流灌入我急速奔泻的字里行间。音乐、写作和我的生命再不可分割！

2009年初冬的某一天，我和小顺在北京坐一辆夜间的电车回家。车上人不多，我坐得又那么靠近司机，就问这位年轻的司机：“现在北京还有有轨电车吗？”

“嗨！早废了，可能在新前门大街还有专供游客乘坐的。”

“可是我从前还见过北京大街上走过的马车呢？那马屁股后面还兜着一个粪兜儿！”

一旁我这个生在中国、长在欧美的女儿小顺子大笑不止，根本不懂我说的是什么，“妈，你别开玩笑，那粪兜儿是个什么东西啊？”

“那是为兜着马拉的粪蛋儿，不至于把街道弄脏啊！你

知道为什么叫‘马路’吗？那时大街上跑的尽是马车啊！”

司机一听也笑开了：“大姐，您说的是哪个年代的北京啊？我都没赶上过！您看上去也没那么大年纪吧？我看您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您多大了？”我反问他。司机爽快地回答：“我四十刚出头！”

“哈哈！”小顺更是开心地拍着手：“妈妈，这下乐着你了吧！”

这一晚我是很开心，觉得时空是那么开玩笑地在我头脑中倒置了。我是一个看过北京街上有马粪兜儿的人。我在三座门、东西单牌楼下穿越过，我参加过拆城墙，还炼过钢，我打过“麻雀疲劳战”，我在农场种过水稻做过饭，我用我一个月46元的工资养大了我的大女儿。

现在我回来看到的祖国是一个翻天覆地、正飞速向前发展的中国！一个我完全不认识了的中国！别的不说，本来东西南北最清楚、方正的北京街道，现在变成了几环几环路的快车道，行驶在上面我根本找不到方向。宽广的一环套一环的大道上，赛车般的大小车辆摩肩接踵！可我和女儿们却选择了把美国的汽车卖掉，除了必要时坐出租车，我和小顺干脆喜欢开步健康走！我们拒绝吃涌进北京的麦当劳汉堡包，我更是从不喝可口可乐。

还好我没有完全拒绝时代的前进，学会了使用电脑，因为我拼中文时慢如蜗牛爬，得查《新华字典》，还要查英、德、意、法文的字典。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朱志凌先生和许多编辑人员包括杨丽萍、刘琼、王

勤、钱琼、陈晓华等，费神理解我的书稿，还得花很多时间帮我把手写的原始稿打成文字！我很羞愧走了这么远的世界路，如今却赶不上趟儿了！

今年回到巴黎的家，有一天经过一家放老电影的小电影院，看见门口贴着一幅大大的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穿着军装戴着袖章举手向前的宣传画，原来是在放映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 1972 年到中国拍的历史纪录片《中国》。虽然三集的电影已放到第二集，我还是立刻买了票进去。当时在黑暗的影院满银幕呈现的都是“我”和我熟悉的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的女孩子头上梳着两条长辫子！每一个朴素的表情，每一件彼此雷同的衣服，每一条街道……银幕上的一页一页、一举一动都是我太熟悉了的“过去”。我的眼泪像串珠一样淌下来。

想起 1995 年在瑞士看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看到后边“文革”时期的那一段，我甚至禁不住在电影院大哭起来！第二天，我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漂》的第一页！现在看纪录片《中国》，我突然发现一切都是那么朴素的美丽，简单到动人。我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完完全全的其中一员！永远的其中一员！不知怎的，我的心紧绷起来，我怀念那个已经失掉了的我和我们！我恨不能把时钟倒转回去几十年，我想去老城墙脚下坐坐，想回到教我成才的中央音乐学院 55 级老班，想骑上自行车在天安门前过来过去，我做梦都和父母、小青、小顺温暖地拥挤在一个小单元的宿舍里……

自 1979 年离开祖国走世界路以来，我就是这样矛盾着，

常常在一片不知应该再向地球上哪个方位走的糊涂意境中。现实中的许多事、过去那年代，我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现在不但“梦境”更丰富了，而且大着胆子天不怕地不怕地去把梦想变成了真格儿的生活！我想如果生活在真实的梦境之中可能就是到了乐园了吧？是的，很多时候我是生活在了“乐园”之中，但又不知道自己努力追求了大半辈子的路是否真是自己要到达的“乐园”。

我的曾经热闹的大家庭现在却各自分散奔自己的梦境去了，大女儿在美国，小女儿在中国，我则在欧洲，可能这是生活在地球上最远距离的家庭了吧？

我追求爱情，欣赏男人的魅力和带给我的激情，但自由独立的我在顽强地实现我各种“宏伟蓝图”的过程中仍守着一颗寂寞的心……

当然，我还是为自己敢闯敢梦的拼劲引以为傲的。1979年，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从北京到陌生的旧金山生活、学习、工作，克服了一切语言障碍，潜心于心爱的钢琴音乐事业，终于在1982年取得了 Mills 女子学院音乐系硕士学位并获得最佳钢琴演奏奖。1989年入了美籍后，我并没有就此停下流浪的步伐，又开始了我的新路，前往古典音乐艺术的“伊甸园”法国、葡萄牙、奥地利等地进修。旅途中，我率性地选择了在奥地利、瑞士居住下来，平日里在音乐学校教授钢琴，举办了个人演奏音乐会，日子过得充实惬意。

官特的离开，使我平静的生活掀起了巨浪，这个打击也给了我再次收拾行囊、远走他乡的理由与动力。直到发现“小天堂”——邻近那波里的波色太浓（Positano），那是意大利南

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曾经是个渔村。Positano 本译为波西塔诺，可我总觉得这个冷冰冰的名字与它的火热激情、浪漫精致不太匹配，便自作主张地将这个“小天堂”称为“波色太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阿玛菲海湾。在那里，我作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创立了“国际室内乐大课音乐节”（ICMC——International Chamber Music Camp & Festival）。我不敢说是我把钢琴音乐艺术带到了波色太浓，但这个音乐节的举办和我的钢琴教学一定让那里的人更爱音乐、更懂音乐。2007 年我又回到祖国，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届 ICMC，而 2012 年，我将带着更成熟更完善的 ICMC 走向艺术殿堂巴黎！

虽然走在世界路上，但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尽管对奋起直追、激流勇进的新时代中国和中国人有些陌生。我不属于美国，当我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满脑子只想着如何拿这本“方便的通行证”（护照）走世界。我终于在我喜爱的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欧洲着陆了，每住一个国家、每学一种新语言，就又打开了一扇新生活的大门。但是我真的成为了平等的奥地利钢琴教师吗？瑞士真的欢迎我入住吗？我真的是意大利人的亲朋或法国人的好友吗？没有！可能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永远的距离，我也许并不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虽然我执著的意愿是坚持不懈地把我们中华文化带给他们，这也带领我不断结交新国家的新朋友们！

我真的是完全糊涂了，明知历史是不会倒演的，我还是要把我知道的我家涉及世界和中国历史的故事写出来，加上我的爱，我的那份在钢琴上依然演奏不完的爱。